

(明)李 樂撰

見聞雜記

瓜叢庵藏印精室故叢物

上海古籍出版社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見聞雜記

下(明)李

樂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封面題字 錢君匋

瓜蒂庵藏明清掌故叢刊

見聞雜記

(全二冊)

(明)李樂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34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統一書號: 10186·654 定價: 7.75元

見聞雜記跋

《見聞雜記》九卷，續二卷，共十一卷。明李樂撰，萬曆間刻本。李樂字彥和，別號臨川，浙江桐鄉人，嘉靖戊辰進士。少時受業於唐樞（一庵），又受到徐階的提拔，由江西新淦知縣，官至江西東河道參議，後來起官為太僕太常寺少卿，終以年老未就，卒年八十有七。除此書外，又著有《拳勺園小刻》、《烏青誌》等書。

由於彥和歷官甚久，享年又高，所接觸的人物事跡，相當廣泛。他所記明朝一代的人物，有徐階、莊珪、沈豐陽等人。卷六關於《十五貫》的劇中主角況鍾，也記載詳審，寫得頗有生氣，可以供目前評介況鍾事跡者的參考。

另有一條云：

荒鎮建館之地，一河相距，其東曰青鎮，隸桐鄉；西曰烏鎮，隸烏程。不佞目擊萬曆十六年，斗米賣銀一錢六分，饑莩塞路，正懷所以豫後之計，而何公祖下車，亦蒙軫念商及。故不佞浼醫士方時吉對渠同鄉典鋪商人勸諭，幸商人凡九典，仗義樂施，各捐中白米二十石，共得一百八十石；青鎮八典，計一百六十石；烏鎮一典，止二十石爾。不佞又同舍親夏冲寰各出米三十石，以風青鎮居民，共得一百石。其烏鎮居民央耆老唐國憲、王漢齡亦得行勸諭，竟

乏好義者，升合未之有也。

由此可以看出萬曆間浙江地主豪紳為了巧取獲利，在烏、青兩鎮開設典當至有九家之多。他們但知剝削謀利，對於饑民的災難則熟視無睹。

又有一條記「牙人」的情況，是其他書中所不易見到的：

兩鎮（烏、青）通患通弊又有大者，牙人以招商為業，商貨有厚至一二百金者。初至，牙人豐其款待，割鵝開宴，招妓演戲以為常。商貨散去，商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己物，致商累月經年坐守者有之；禮貌漸衰，而供給漸薄矣，情狀甚慘。官斯地者，慎勿等為徵債，漫不經心，漫不加刑，漫不區處可也。

書中又指出了當時地方最大的弊端，不是久任州縣的，恐怕不能說得這樣親切。如卷五所述的《害民三事》。

由於富室之勒索，吏胥之蠹民，土地之大量兼併，農民無依無靠，只有被迫投靠豪勢，充作「家奴」。農民既當「家奴」之後，又受不了地主豪紳的虐待，繼農民暴動之後，又激起了投靠富室的農民起來反抗，就是所謂「奴變」。我們所知道的像明末松江地主豪紳依勢欺壓良民，搶奪民間婦女，致激起人民的公憤，抄毀了明朝顯宦董其昌家的事件，當時人曾著有《民抄董宦事實》，流傳於世。本書所記在董其昌之前，還有

地主豪紳『董氏(份)之變』、『范氏之變』、『閔潘之變』、『華亭徐氏之變』，可以看出農民羣衆對於官僚地主作了頑強不屈的鬥爭。同時也敘述了這些地主豪紳飲食、起居、以及服飾奢侈的情況，和人民被徵役的痛苦，這都是研究明朝社會經濟很好的資料。大抵我們研究明代的史事，都注重在明朝萬曆以後，而忽略了萬曆以前的事跡。是書所記有涉及洪、永而後、萬曆以前的史事，把它所記的人物和社會經濟的狀況，與《明史》諸書印證比較，是有採取價值的。(據《明清筆記談叢》。略有刪節。)

見聞雜紀卷之七

吳興李

朱國禎文寧校正

本朝開基

聖聖相傳之年分

洪武元年

戊申

三十一年

戊寅止

建文元年

乙卯

四年

壬午

止

永樂元年

癸未

二十二年

甲辰

止

洪熙元年

乙巳

止

宣德元年

丙午

十年

乙卯

止

正統元年

丙辰

十四年

己巳止

景泰元年

庚午

七年

丙子止

天順元年

丁丑

八年

甲申止

成化元年

乙酉

二十三年

丁未止

弘治元年

戊申

十八年

乙丑止

正德元年

丙辰

十六年

辛巳止

嘉靖元年

壬午

四十五年

丙寅止

隆慶元年

丁卯

六年

壬申止

萬曆元年

癸酉

二

唐岑嘉州參送張升卿宰新淦

官柳葉尚小
長安春未濃
送君潯陽宰
把酒青門鐘
水驛楚雲冷
山城江樹重
遙知南湖上
祇對香爐峰

三

五臟之神肝魂肺魄心神腎精脾意若人恬
淡則神定魂清意安魄寧精不走失若人躁
兢則神疲魂濁意亂魄散精遂潰耗張無
垢曰快意事孰不喜為徃徃事過則悔者以
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

以隱忍詳復而不輕為言王肅家誠曰凡為
主人飲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
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命以辭之敬仲辭君
而況於人乎青墨子曰輕譽苟毀好憎尚怒
小人哉唐李文公問藥山禪師曰如何是
黑風吹船飄落鬼國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
為文公怫然怒形於色師笑曰發此嗔恚便
是黑風吹船飄鬼國也薛文清公讀書錄
云促迫褊窄淺率浮躁非有德之氣象王
丈成公曰眼前路境須令放開若太逼窄非

惟人不能近恐在己亦無措足之地 程叔
子曰精神道德言動一切以收斂為主發散
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王龍舒勸戒文
喜怒好惡嗜慾皆情也養情為惡縱情為賊
折情為善滅情為聖 以上述烏程唐守禮
吏隱堂日鐫

四

聞人善則疑之聞人惡則信之此滿腔殺機
也 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
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 宜

情太濃歸時過不得生趣太濃死時過不得
甚矣有味於淡也 一念之善吉神隨之一
念之惡厲鬼隨之知此可以役使鬼神 大
約評論古今人物不可便輕責人以死 治
國家有一言曰忙時閒做閒時忙做變氣質
有二言曰生處漸熟熟處漸生 看中人看
其大處不走作看豪傑看其小處不滲漏
甌甌子每教人養喜神止庵子每教人去殺
機是二言吾之師也 奢者不特用度過侈
之謂凡多視多聽多言多動皆是暴殄天物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此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乎
乘舟而遇逆風見揚帆者不無妬念彼自處順于我何關我自處逆于彼何與究意思之都是自生煩惱天下事大率類此 出一箇喪元氣進士不若出一箇積陰德平民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即奇策也
吾不知所謂善但使人感者即善也吾不知所謂惡但使人恨者即惡也 青天白日
和風慶雲不特人多喜色即鳥鵲且有好音

若暴風怒雨疾雷閃電鳥亦投林人亦閉戶
乖戾之感至于此乎故君子以太和元氣為
主 吳俗坐定輒問新聞此游閒小人入門
之漸而是非媒孽交構之端也地方無新聞
可說此便是好風俗好世界蓋訛言之訛字
化其言而為訛也 天下容有曲謹之小人
必無放肆之君子 人有好為清態而反濁
者有好為富態而反貧者有好為文態而反
俗者有好為高態而反卑者有好為淡態而
反濃者有好為古態而反今者有好為奇態

而反平者吾以為不如混沌為佳 偶談司
馬溫公資治通鑑且無論公之人品政事只
此間工夫何處得來所謂君子樂得其道故
老而不為疲也亦只為精神不在嗜好上分
去耳 俗語近于市纖語近于娼諛語近于
優士君子一涉此不獨損威亦難近福 羅
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
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
及于童僕雞犬到處可憎終日落嗔火坑墮
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

涼散也。欲見古人氣象須于自己胸中潔淨時觀之。故云見黃叔度使人鄙吝盡消。又云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言名利事。此二者亦須于自家體貼。夫衣食之源本廣而人每營營苟苟以狹其生逍遙之路甚長而人每波波急急以促其死。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後輩輕薄前輩者往往促筭何者彼既賤老天豈以賤者贈之。人生一日或聞一善言見一善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虛生。得意而喜失意

而怒便被順逆差遣何人作得主馬牛為人
穿着鼻孔要行則行要止則止不知世上一
切差遣得我者皆是穿我鼻孔者也自朝至
暮自少至老其不為馬牛者幾何哀哉只
說自家是者其心粗而氣浮也士大夫不
貪官不受錢一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
生聖賢之意蓋絜已好修德也濟人利物功
也有德而無功可乎嗜異物者必得異病
扶恠性者必得恠證習陰謀者必得陰禍作
奇態者必得奇窮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